

為什麼要去往美麗恩施

葉梅



▲遊客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騰龍洞的洞口處乘坐熱氣球。

在相約去往湖北大冶、神農架和恩施時，常年總在忙碌之中的凱麗正在演出莫言編劇的話劇《鱷魚》，她當晚卸妝之後給我回短訊，對此行興致勃勃。於是炎熱七月出發，從京城到大冶，再進入神農架，頓感清涼。神農嘗過百草的山巒裏，清泉化為溪水，潺潺不斷，一直流往長江三峽的巫峽口。

從神農架坐高鐵到長江邊，不到半個小時，似乎是跨越了兩個季節，凱麗沒有來過恩施州轄下的巴東縣，她登上峽口的大面山，佇立山巔，極目遠眺，那一江大水浩浩蕩蕩奔騰而來，看山下一彎江水，如碧綠的綢帶，她像個孩子似的拍手笑道：「巴東好美呀。」

長江三峽流域與武陵山區的懷抱之中，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宛如一顆被歲月珍藏的明珠，從長江邊的巴東到首府恩施市，一路經過了森林花海，千年古道。而近年開通的高鐵線，一個個隧道連接着一座座高架橋，穿越了從前的高山峻嶺。從車窗往外望去，綿延於渝、鄂、湘、黔四省（市）之間的武陵山地，山峰起伏，有的如利劍直插雲霄，有的似馬幫遙遙逶迤，姿態萬千。

從前我在恩施生活過多年，也曾去過大峽谷，但那時或許因為來去匆匆，或許是因為恩施的山水奇絕之處甚多，並沒有特別留意。但如今只要到了恩施，當地的朋友就會熱情介紹一定要去恩施大峽谷。乘坐索道沿着雲龍河峽谷西側山坡緩緩上行，就如同開啟了一場仙境之旅。隨着索道的攀升，一道道景觀在眼前依次展現。清江升白雲，絕壁擋群峰，一座座天然石橋橫跨在山峰之間，橋洞相連，形成了絕世景觀。更有地下暗河奔湧而出，化作一道道飛瀑，氣勢磅礴，奇妙巨大的天坑與深邃的地

縫不禁讓人瞠目結舌。

八百里清江，發源於恩施州的利川齊岳山，自西向東流經恩施、宣恩、建始、巴東、長陽、宜都，最終匯入長江，為這片大地增添了無盡的靈秀之氣。清江河畔流傳的民歌民謠甚多，有一首古雅的南曲《漁家樂》常年流傳：「春去夏來，不覺又是秋，柳林河下一小舟。漁翁撒網站立在船頭，頭戴斗笠，身披蓑衣，手執絲杆，腰繫魚籃。但只見波浪滔天忙解纜，柳林之中去藏舟。左邊下起青絲網，右邊垂下釣魚鉤。釣得鮮魚沽美酒，一無煩惱二無憂。風波浪裏消歲月，荷花林中度春秋。」這南曲作者不知為何人，卻是代代相傳。

恩施在雍正十三年改土歸流之前為土司制，始建於元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年）的唐崖土司城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中國土司遺址」

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施州城裏復建了土司城，巍峨聳立的城門，飛檐翹角的吊腳樓，蜿蜒的城牆，散發着歷史的韻味。坐在吊腳樓裏，當地熱情的主人播放了一曲凱麗主演的電視連續劇《渴望》裏的主題曲《悠悠歲月》，一下子讓凱麗與周圍的遊客們熱淚盈眶，有人不斷說，那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土司城不更是一個時代的記憶？自古以來，恩施為土家族、苗族等多個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創造了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土家擺手舞，依山而建的吊腳樓，土家織錦西蘭卡普等，各級非遺項目總數達九百六十三項。

土家女兒會被譽為「東方情人節」，每年農曆七月十二，恩施各地的姑娘們都會精心打扮一番，身着絢麗的民族服飾，三五成群地來到集鎮上，等待着意中人的出現。小伙子們則會主動上前與姑娘們搭訕，有的會唱着悠揚的山歌，有的會拿出精心準備的小禮物，送給心儀的姑娘。如果姑娘對小伙子有好感，便會回應歌聲，或者接受禮物，然後便有了情意綿綿的相會。

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在任忠州刺史之時，來到恩施寫下《竹枝詞》，「竹枝苦怨忽何人？夜靜山空歌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樓病使君。」清嘉慶年間恩施知縣詹應甲所作《清江詞》，吟道「清江好，客作土家多。柳市攤錢喧草語，秧田打鼓唱苗歌。背簍裹煙蓑」，這些詩作正是恩施為歌舞之鄉，好客之鄉的真實寫照。

凱麗來到恩施州府的土司城，女兒城，不少遊客認出她來，要與她合影，凱麗總是親和地與人站立在一起，由他們拍照。凱麗說，恩施的人民真熱情，走到哪裏都會看到一張張淳樸的笑臉，她也不禁受了感染。一位從京城來此掛職的文化工作者深有同感地說，在恩施不需用手機導航，只要你問路，無論老少都會周到地指引，甚至還會親自帶路前往目的地。在鄉村，如果你走進一戶人家，主人會毫不猶豫地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來招待，這裏的民俗一直都是這樣。

恩施的美食豐富多樣，且價格親民。土家合渣，以黃豆為主要原料的特色菜餚，口感細膩，營養豐富，味道鮮美。一碗合渣配上幾碟小菜，就能讓人吃得心滿意足。還有恩施小土豆，個頭雖小，但口感軟糯，香氣撲鼻，無論是烤着吃、煮着吃，還是炒着吃，都別有一番風味。在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售賣小土豆的攤位，幾塊錢就能買到一份，可以大飽口福。土家臘肉、糍粑、油茶湯等，也都是讓人回味無窮的美食，外來人會帶着驚喜地發現，價格都非常實惠。

七月的驕陽，烈日炎炎，但當白天的熾熱還未完全散去之時，我發現清江河畔，女兒城外，西蘭卡普大劇場外已是人頭攢動，且多半是來自外地的遊客。我好奇地問幾個浙江口音的年輕人，為什麼要來恩施，年輕人爽朗地笑着說，這裏蠻好玩，蠻有意思的。

抗日戰爭時期的恩施，曾經作為從武漢遷移而來的省府所在地，達七年之久，那時從武漢到恩施，需要乘船先到巫峽口的巴東，再乘燒木炭的汽車到恩施，唯一的一條公路時斷時續。而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達，鐵路通到了武陵山區的腹地，崇山峻嶺間架起了便捷通道，恩施的著名景點大峽谷、騰龍洞、巫峽口、仙山貢水、巴人河等串珠成鏈，難怪人潮如織，紛紛來到這美麗恩施。

在「凡·戴克之角」用餐



▲布魯日的Café Vlissinghe餐廳，左下角包括噱頭中魯本斯的專座。

作者供圖

識到已在本地人的生活區域走街串巷。若非本地人或是做足功課專程而來，想必很難找到。酒香不怕巷子深，中西方皆如此。

和布魯日城大多數頗具辨識度的紅磚牆古建所不同，Café Vlissinghe餐廳外牆刷的是醒目的白牆。頭頂懸掛在外的告示牌低調地用哥德式字體寫着「Vlissinghe, 1515」，下方入口處的支架廣告第一排則用小字提示來客「歡迎來到布魯日最古老的餐廳」。邁進室內，典型的佛蘭德斯木質裝潢和桌椅、壁爐前需要燒炭烘烤的各類鐵製斗、復古油燈和蠟燭外觀的吊燈，以及牆上懸掛的泛黃老照片和名畫複製品等，古香古色之氣撲面而來。服務員的英語都很流暢，皮製菜單摸起來彷彿有點兒「包漿」，隔壁桌坐着三位日本遊客，可見這家小館每日接待來自全球慕名而來的食客。點了全比利時僅有六家可法定冠名修道院啤酒（Trappist Beer）的Westmalle黑白兩種啤酒，以及招牌菜佛蘭德斯紅燴牛肉（Beef Stew，魯本斯時期就存在的「土菜」）。二者

相結合，軟爛入味的牛肉配上修道院啤酒濃郁的豐富口感，實屬回味无穷，連隔壁桌老夫婦的傑克羅素小狗都被香得跑我腳邊不停轉悠。那原汁原味的體驗，彷彿一瞬間將我找回了繁華的十六世紀布魯日……

有時不得不承認，命運既是巧合也是必然。進門服務員問我想坐哪裏，我覺得角落的高腳桌視角最好，可縱覽室外和屋內全景，就徑直坐下了。在我頭頂背後有一張安東尼·凡·戴克爵士（Anthony van Dyck）年輕時的版畫肖像，而這個餐廳最大的噱頭竟是凡·戴克本人。據傳這位出生於安特衛普的佛蘭德斯大師在到訪布魯日時最愛坐在這個角落，而我身前的那把扶手椅也曾是魯本斯的「專座」，所以我腦後掛着大師肖像並非空穴來風。但若仔細推敲，會覺得此噱頭實在立不住腳，應是曾經的店主為了吸引英國遊客而杜撰的「大師足跡」（源於兩位活躍於安特衛普的佛蘭德斯巨匠魯本斯和凡·戴克師徒都曾為英王室效命並封爵的事實）。但我們必須承認，能夠杜撰噱頭的前提是，需要你講故事的古建遺址時隔五百餘年仍屹立不倒，在此基礎上，一切鮮活的故事皆有可能被顧客買賬。所謂「物是人非」，物必須存在，才能凸顯人來人往和時空更迭。若無載體「在場」，甚至沒有製造噱頭的可能。

或許會有人好奇究竟餐廳口感如何，這麼說吧，菜品本身味道很讚，談不上做工多麼精細，但主打的就是一個家常地道。你若在米芝蓮三星餐廳品嘗，肯定覺得被坑；可坐在這存活了五百餘年的老店裏，端上一盤熱騰騰的紅燴牛肉和冰鎮的修道院啤酒，你頓覺物超所值。為什麼？只因親身體驗那鮮活的歷史感，無價。

一檐梅兩品胡柚

——讀《金果謠》有感



自由談

李丹崖

今年入梅，我年過花甲的母親在廚房裏忙碌着煮雞湯，雨還沒有落，卻潮得很，窗外那樹芭蕉的葉端吧嗒吧嗒地滴着晨間的露珠，形雲密布，似乎在熬着一場透雨。

梅雨季讀書，似乎應該讀一些心情明媚的書，書如菜餚，也要看心情來搭配，梅雨季讀書，我選擇的是文友周華誠的《金果謠》，寫胡柚的書，封面設計得耀眼得緊，像是一盞小太陽璀璨在封一，翻開來就心情明媚。

雨還是落下來了，黏膩感絲毫沒有消解。翻書之間，書的邊緣沒有了昔日的凌厲，更不會割手，梅雨濃重的濕意，讓一本書也有了溫柔的氣息。華誠兄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從「一地一果」寫起，把常山胡柚的種植和產業發展不疾不徐、娓娓道來。胡柚跟隨他的文字，種植、抽芽、開花、坐果……明線上看是《常山縣胡柚農業發展報告》，暗線又可以看成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胡柚月令》。胡柚的物候在他的筆下流轉生輝，一顆小小水果的大產業在他的書卷中暗暗壯大，胡柚漸萌、漸圓、漸黃、漸收……

我沒有在梅雨季去過胡柚林，倒是從新聞上看到梅雨季，胡柚林排澇順利，胡柚林蓊鬱鬱鬱，林邊的村民如釋重負。想必，雨在胡柚林下行走，葉片油綠，下面伏着的胡柚已然坐果，是有喜感的。

念及少年時，吾鄉西瓜季，會有鄉人在地頭搭一座庵子來看瓜，不知道有沒有人搭庵子看胡柚。若是庵子搭得早一些，或是經年不拆，於梅雨季在胡柚林聽雨，定也不錯。雨打芭蕉是一種文人化的美學律動，雨打胡柚林或可以看成是一種自然生態的美妙圖景。

華誠兄說：「胡柚是個好果子，果殼有諸多藥用價值。鄉人揀皮厚的一部分用清水洗淨，切碎，拌入南瓜乾中，一道蒸出來，使得南瓜乾之中又有了別樣的風味。」若有機會，去華誠兄所在的常山，最好是一邊讀《金果謠》，一邊嘗一嘗如此這般胡柚的滋味。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時隔一年重返布魯日，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去年走馬觀花的一天，雖如趕集般看了博物館一個教堂，但卻深深被這座中世紀古城所吸引。今年再來，目標就是深度探索布魯日之美。在網上做旅行攻略時，查到一家名為Café Vlissinghe的餐廳。其特別之處在於，這家成立於一五一五年的「古董」不僅是布魯日城最古老的餐廳，還是全歐範圍內年代最久遠的「同類」之一。對我而言，吃什麼或是否好吃都不重要，就衝能有機會走進一家存在了五百餘年的餐廳，那種成為歷史一部分的吸引力無可比擬。

抵達布魯日，剛好趕上比利時國慶結束。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有多任性？國慶期間放假一周，加上每周一周二不營業，晚上七點就關門，餐廳的開放時間只有每周五個下午。專程讓導遊發了郵件過去詢問是否需要預訂，回覆稱不提供預約。說實話，這一系列操作着實把我的期待值拉滿了。借用一句我爸的點評：「一家文徵明時代就已營業的餐廳，存在即合理。」

本打算沿途順路先去參觀，埋葬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傑拉德·大衛（Gerard David）和彼得·普布斯（Pieter Pourbus）等繪畫大師的聖吉爾斯教堂（Sint-Gilliskerk），結果要下午才開門。想步行百餘米就是五百年餐廳了，迫不及待的我決定先吃了再說。餐廳位置距布魯日老城中心大約一公里外，所處非遊客區的一個偏僻狹長的小巷盡頭。隨着來往的人群逐漸稀疏，我意

絕。但長此以往也動了發達國家勞工階級的奶酪，而下中產階級永遠是社會金字塔結構的柱石基礎，民意洶湧，於是歐美諸國就有了容留移民和反移民的尖銳矛盾。

隨着矛盾激化，地主國對移民的稱呼就有了不同。這些不同牽涉到國家、法律、黨派、社會階層，也折射出了百姓間因政治取向和所持意識形態價值觀等多方面的內容。探討一下這些術語的淵源和流變，對我們理解今天的世界不無意義。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美國大眾對非法移民幾乎同仇敵愾。對越境偷渡、人口走私、非法滯留、造假身份及騙取福利等行為一律譴責。那時對這類行為統稱違法。客氣些的，正大光明稱為「非法移民」。不客氣的徑稱「非法偷渡犯」「偷渡犯」「人蛇」「黑戶」。猶記得當年有偷渡船「金色冒險號」攔淺紐約，全美媒體一致討伐，甚至追罪至很多年後直到全部主犯落網。

其後，由於政治環境變遷和意識形態變幻，某些佔據道德制高點的政客和學者因揣摩民眾心理迎合選票開始在討好移民議題上

「移民」名詞學變遷

移民不是個新話題。從遠古，我們的先民就號呼轉徙各地流浪逐水草而居或為生存奔波。但眼下困擾全世界的移民難題卻成了千禧年以來加劇世界矛盾的槓桿。

近世以來，移民分為合法與非法、境內和跨境兩種。前面的合法和境內移民幾無異議，我們重點討論第二類。自歐洲地理大發現後，自覺或非自覺的移民運動改變了世界，成了重塑世界格局的某種動力或禍源。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天下初定以來，世界各國開始守住國門規範移民政策，甚至將它作為窺測國計民生的晴雨表。特別是在西方國家，是否接受移民、接受什麼樣的移民、接受多少移民等往往是國家上層乃至百姓甚或引車賣漿者流關注的話題。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移民往往從貧困地區移向富裕地區討生活。而富國又不願意分肥讓窮人佔便宜，故一般發達國家不太喜歡外來移民。但悖論是，富有階層往往不願出苦力，他們需要生力軍。於是，廉價而且不計勞苦肯出力換錢的新移民成了填充富國底層的必須，移民活計因之得以廣續不